



南阳是汉代画像石、画像砖的主要产地之一，截至目前，考古工作者共计发掘汉代画像石墓50余座，出土收集汉代画像石3000余块；发掘汉画像砖墓48座，发现汉代画像砖500余块。这些珍贵的汉代“石上史诗”和“砖上春秋”中有许多反映祥瑞思想和祥瑞文化的图案。本文依据南阳汉画像中的祥瑞图案，结合古文献，对此进行一些分析研究。

何为祥瑞？祥，吉祥。《说文》曰：“祥，福也。一云善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凡统言则灾者谓之不祥，析言则善者谓之祥。”征兆有时也可谓之祥。瑞，《说文》曰：“瑞，以玉为信也。”段玉裁注云：“典瑞，掌玉瑞，玉器之藏。”又注云：“瑞，符信也。”瑞为圭璋琼璧之总称，引申为祥瑞者，亦谓感召若符节也。《论衡·指瑞》载曰：“见吉祥异物，见则谓之瑞。”

古人认为，如果帝王修德，社会

清平，上天就会降下祥瑞来感应。从殷商的甲骨卜辞到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《礼记》、《山海经》，再到汉代的《春秋繁露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书，都有关于祥瑞的记述。如《礼记》载云：“国家将兴，必有祲祥。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“天降膏露，地出醴泉，山出器车，河出马图，凤凰麒麟，皆在郊薮，龟龙在宫沼。”（《礼记·礼运》）这一“必有祲祥”与天下和的瑞应吉祥意识，到西汉武帝时被儒学大师董仲舒纳入“儒术”之中，成为“天人感应”思想的组成部分，在汉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居于重要地位。汉朝大臣中也有一些人以祥瑞灾异作为谏阻暴虐、议论朝政得失、奉迎取宠的手段。如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王道篇》中讲道：“王正则元气和顺，风雨时，景星见，黄龙下。王不正则上变天，贼气并见。三皇五帝之治天下……天为之下甘露，朱草生，醴泉出，风雨时，

嘉禾兴，凤凰麒麟游于郊。”“周衰……日为之食，星陨如雨，雨螽，沙鹿崩，夏大雨水，冬大雨雪，陨石于宋五，六鵠退飞。”可见，在古人的意识中，吉祥的就是瑞应，不祥的就是灾异。

从西汉后期到东汉末年，谶纬迷信思想盛行一时。当时的人们祈福禳灾，规避邪祟。这一时期正是汉代画像石墓、画像砖墓兴盛的时期，南阳是汉代画像石、砖的主要发现地区之一，所以在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、砖上有不少表现祥瑞思想的图案，主要有凤凰、鹤、龙、麒麟、虎、鹿、羊、鱼、玄武、大螺、不死树、灵芝、桃梗、柏、祥云等。

凤凰，又称朱雀或鸾鸟，是南阳汉画中较为多见的祥瑞之物。汉画中的凤凰，有的展翅欲飞，有的亭亭玉立，有的静栖阁顶，有的引颈长鸣。它们被汉代工匠们刻画得既雍容华贵又伟岸英武，给人以洒脱俊逸、卓尔不凡之感。凤凰在古代被尊为鸟中之王，它在自然界的原型是孔雀。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载曰：“又东五百里，曰丹穴之山，其上多金玉，丹水出焉，而南流注于渤海。有鸟焉，其状如鸡，五采而文，名曰凤皇，首文曰德，翼文曰义，背文曰礼，膺文曰仁，腹文曰信。是鸟也，饮食自然，自歌自舞，见则天下安宁。”屈原在《楚辞》中说：“独不见鸾鸟之高翔，大皇之野，循四极而周徊，见盛德而后下。”这更印证了凤凰的祥瑞功用。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多次记载郡国上报发现凤凰。汉

昭帝、汉宣帝以见凤凰而改元为“五凤”、“元凤”。南阳汉画中还有众多的多头凤，其中有三头凤、五头凤、甚至是七头凤，他们是图腾遗痕尤为鲜明的祥瑞凤凰。

鹤为祥瑞仙物，是西王母飞翔到烟霞之际的理想坐骑。南阳汉画中的“双鹤”图刻画了两只对称引颈交啄、展翅飞翔的仙鹤。还有的汉画图像把鹤刻于建筑物顶的左右上方。鹤象征吉祥与长寿。人们把天然生成的白石，随形巧取其名为“石鹤”，以寄托对仙鹤降世的期待。汉朝及后世人们讲到“鹤年”、“鹤发”，认定鹤是长寿的象征。人们把伴鹤而归或与白鹤生活在一起，视为人生的一大乐趣与享受。可见，在汉代人的心目中，鹤是一种长寿吉祥的飞禽，是祥瑞之物。

南阳汉画中龙的图像很多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汉画像石中刻画的龙有一百多幅，汉画像砖中有十多幅。汉画中的龙形态各异，动感较强，或二龙穿壁，或龙虎相戏，或仙人骑龙，或龙。不同形象的龙可概括为祥瑞类、升仙类、神话类等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龙，鳞虫之长，能幽能明，能细能巨，能短能长，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潜渊。”

青龙被汉代人看作守护东方的神灵。《论衡》载云：“宅中主神十二焉，青龙白虎列十二位，龙虎猛神，天之正鬼也。”青龙常出现在南阳汉画像石墓的墓门之上，驱邪逐恶，避除不祥，以求吉祥。南阳汉画中有些龙，根据其头部和口部牙齿的特征，我推测

这些龙的头部和口部位很可能就是鳄鱼的前半身。

麒麟是我国古代含仁怀义的祥瑞神兽，为中央土神，其雄者为麒，雌者为麟。南阳汉画中刻画的麒麟较少。《说苑·辨物篇》云：“故麒麟麋身牛尾，圆顶一角，含仁怀义，音中律吕，行步中规，折旋中矩；择土而践，位平然后处，不群居，不旅行；纷兮其有质文也，幽闲则循循如也，动则有容仪。”由汉画结合古文献记载可知，麒麟是由多种动物的局部结合而成的瑞兽。汉代人认为麒麟与龙、凤、龟为“四灵”，而且推崇麒麟为“兽之仁者圣者”，是中国绝无仅有的祥瑞神兽，常伴随明主圣王和太平盛世而出现。

虎在南阳汉画中出现很多。有的虎与铺首衔环同刻于汉墓墓门扉石上，意寓辟邪食鬼。汉代人把白虎列为十二主神之一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注曰：“画虎于门，当食鬼也。”

鹿在汉代为长寿的仙兽。《抱朴子》曰：“鹿寿千岁，满五百岁则其色白。”《述异记》云：“鹿一千年为苍鹿，又五百年化为白鹿，又五百年化为玄鹿。”南阳汉画“鹿车升仙图”中，车前有二只仙鹿曳车，车后有两只仙鹿追随，两羽人持芝草并行，其间云雾缭绕，仙鹿穿云破雾。在汉代铜镜中，鹿有时与寿星等组成画面，鹿与禄谐音，表达了福气和俸禄的寓意，体现了汉代人祝寿祈福的吉祥观念。

在南阳汉代画像石、画像砖中，多有羊的画像。刘熙《释名·释羊》云：

“羊，祥也，祥兽也。”羊在古代寓意吉祥，南阳汉画像砖上吉祥多写为吉祥，祥多写为羊。

鱼在古代是人们的一种主要食物。由古代文物铭文中的“年年有余（鱼）”，可知鱼也是一种吉祥之物。在南阳汉画像石中，鱼的形象多与其他动物在一起，有的甚至离开了鱼赖以生存的水，既有鱼与龙虎在一起，又有鱼拉河伯之车出行，但鱼的祥瑞功用却很明显。

玄武在汉画中多表现为龟蛇交体，为古代四神之一，主宰北方。《后汉书·王梁传》云：“玄武，水神之名。”李贤注：“玄武，北方之神，龟蛇合体。”据说，尧时龟曾负图授尧，黄帝时亦有玄龟衔符出水置坛而去。古人认为神龟来自天上，知凶吉灾异，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，所以商朝时人们以龟甲占卜，并留给后世甲骨文。

大螺也是汉画祥瑞之物。汉画像“大螺·应龙·仙人”出土于南阳市东关奎星楼附近，其内容为：左刻一大螺，螺体旋作三匝，螺首与应龙相吸，右刻一仙人。《拾遗名山记》云：“有大螺……明王出世则浮于海际焉。”

不死树。南阳汉画中多见长青树，这不是一般的长青的松柏，而是一种祥瑞植物，即不死树，又名甘木、寿木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云：“菜之美者，昆仑之苹，寿木之华。”高诱注：“寿木，昆仑山上之木也；华，实也；食其实不死，故曰寿木。”即指不死树。

灵芝是一种瑞草，汉画中多由羽

人或者仙人所持,服之据说有使人容颜不老和起死回生的作用。《论衡》云:“芝草延年,仙人所食。”芝草在南阳汉画中的多次出现,表达了墓主人对长生不老的渴求和对升入仙界的向往。

桃梗是镇凶缚鬼求得平安的有力工具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典术》曰:“桃者,五木之精也,帮压伏邪气者也。桃之精生在鬼门,制百鬼,故今作桃人梗著门,以压邪气。”桃符由桃人、桃印、桃梗发展而来,是在桃木板上画神荼、郁垒二神像,立于门旁。汉画中的神荼、郁垒二门神“性能执鬼,度朔山上立桃树下,简阅百鬼”。宗懔在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讲道:“正月一日……贴画鸡户上,悬苇索于其上,插桃符其旁,百鬼畏之。”桃木在汉代能避邪逐鬼,桃实则可延年益寿。桃实又称“仙桃”“寿桃”。《神农记》云:“玉桃服之长生不死。若不得早服之,临死服之,其尸毕天地不朽。”寿桃尤以西王母在瑶池所植蟠桃为上。传说此桃三千年开一次花,三千年结一次果,食一枚可增寿六百岁。在《汉武内传》中,天姿掩霭、容颜绝世的西王母把三千年结一次的蟠桃赐给了汉武帝。自汉代以来,为人祝寿,或以鲜桃,或以面桃,或以桃形图案出现,桃成为不可缺少的祥瑞仙果。由此可见,汉画中的桃,在不同的画面中都有着丰富的吉祥寓意。

柏,“犹伯也”,伯为公侯伯子男五爵的第三位。汉文帝死后,虽倡言薄葬,“不起山陵”,但也要“桐种柏”。可见柏树在汉代的丧葬制度中代表着

身份。南阳汉画中有柏树图,汉画中的树具有辟邪求祥的作用。据《风俗通》云:“魍魎畏虎与柏。”人们为防止魍魎食墓主人的肝脑,不仅在墓上种柏,而且在画像石、画像砖上也刻有柏树。

祥云。南阳汉代画像石的祥瑞升仙类和天文神话类画像中,常刻祥云装饰。汉代人视祥云为祥瑞,以云的气状表示吉祥。《汉书·天文志》曰:“若烟非烟,若云非云,郁郁纷纷,萧索轮囷,是谓庆云。庆云见,喜气也。”《瑞应图》谓:“景云者,太平之应也。一曰庆云。”《孝经援神契》亦云:“德至山陵则景云出,德至深泉则黄龙见。”可见,景云、庆云即是祥云,这些祥云刻于汉画中,与其他的祥瑞题材一起,较完美地表现出汉墓主人的求吉心理和祥瑞意识。

此外,南阳汉画中表现祥瑞内容的还有:为西王母捣制长生不死灵丹妙药的玉兔、人面虎、九头兽等。

通过对南阳汉画中祥瑞图像的探析可知:汉代先民的祥瑞意识相当浓厚,并已较多地影响了汉文化的主要载体——南阳汉画。祥瑞思想是汉代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研究祥瑞汉画像,不仅能使我们对于汉代辟邪祥瑞意识、升仙活动、吉祥文化等有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,而且对于我们深入地研究汉代思想、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吉祥文化也会大有帮助。

---

作者单位:南阳市汉画馆